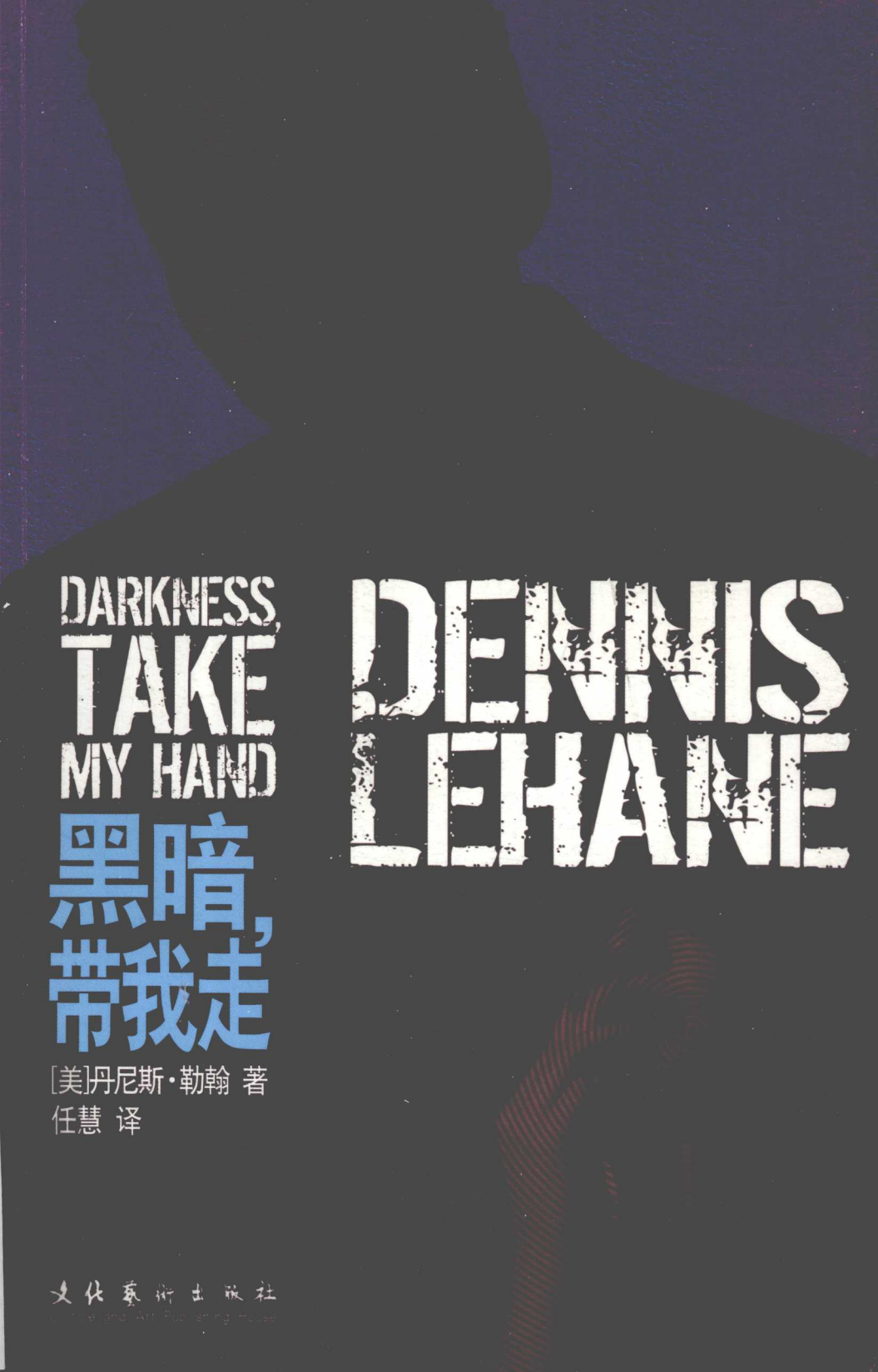




DARKNESS,
TAKE
MY HAND

黑暗，
带我走

[美]丹尼斯·勒翰 著
任慧 译

DENNIS
LEHANE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al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DENNIS
LEHANE

DARKNESS, TAKE MY HAND

黑暗,带我走

[美] 丹尼斯·勒翰 著 任慧 译



**DARKNESS,
TAKE
MY HAND**

**DENNIS
LEHAN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带我走/(美)勒翰(Lehane,D.)著;任慧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039-4066-8

I.黑… II.①勒…②任… III.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8593号

黑暗,带我走

作 者	[美]丹尼斯·勒翰
译 者	任 慧
责任编辑	周进生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10×620毫米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066-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看不见遍在于童年的恐怖与堕落之事。它们隐藏在橱柜里、书架上，无处不在。

——格雷厄姆·格林《权力与荣誉》

小时候，父亲曾带我走上一栋刚遭了火劫的建筑的楼顶。

接到火灾通报时，他正领着我参观消防站，因此我有机会坐上消防车前座他旁边的位子。种种的感觉都好刺激啊，每次急转弯时整个车背都要翻转似的，警笛呼啸鸣叫，蓝蓝黑黑的浓浓烟雾就在我们前方涌动着。

火被扑灭一个钟头后，我的头发已经被父亲的队友们揉过不下十数次，我坐在路边看着救火时也已经塞了满肚子小贩卖的热狗，一条都不能再多塞了。这时父亲过来拉我的手，带我走上火灾逃生梯。

我们一层层往上爬，油渍渍的烟雾丝丝缕缕钻进我们的头发，轻抚着墙砖。透过破损的窗户，我可以看到烧焦烧坏的地板。天花板的裂缝在滴着脏水。

我怕极了那栋大楼，父亲不得不把我抱起来，走下屋顶。

“帕特里克，”在沥青油毡上走过时，他低语道：“没事的，你看到没？”

我极目而望，只见一片城景在这小区的远方升起，是铁灰蓝跟

黄黄的颜色。我可以闻到底下楼层的高温与劫后灾场的气味。

“你看到没？”父亲又说，“这上面很安全。我们把低层的火扑灭了，它够不着我们的。只要把火的根部消灭，它就不能往上烧。”

他拨一拨我的头发，亲一亲我的脸。

我打了个冷颤。

楔子

圣诞前夕
晚上六点十五分

三天前，冬季正式开始的第一晚，有四个人在便利商店遭枪击。跟我一块长大的埃迪·布鲁尔是其中的一个。动机不是抢劫。枪手詹姆斯·费伊最近与女友劳拉·斯蒂尔斯分手。她是这家店下午四点到十二点值班的出纳员。十一点十五分，正当埃迪·布鲁尔往一个保丽龙杯里装冰块和雪碧的当儿，詹姆斯·费伊从店门走进来，往劳拉·斯蒂尔斯的脸上开了一枪，往她心脏开了两枪。

他接着往埃迪·布鲁尔的头部开了一枪，走下冷冻食物过道，在乳品区找到一对缩作一团的越南老夫妇。他们各挨了两颗子弹后，詹姆斯·费伊认为此行功德圆满。

他走到停放在外面的车子，坐到驾驶座后，用胶带将劳拉·斯蒂尔斯和她家人为他而申请的人身禁制令贴在后视镜上，将劳拉的胸罩束在头上，拿起瓶子灌了一口杰克丹尼尔威士忌，然后往自己

嘴里开了枪。

詹姆斯·费伊与劳拉·斯蒂尔斯当场死亡。那位越南老先生在送往卡尔尼医院途中不治身亡，几个小时后他太太也死去。埃迪·布鲁尔陷入昏迷，医生们都认为前景不容乐观，不过他们也承认他能生存至今简直是个神迹。

几天来媒体都在针对“神迹”一词大做文章，因为埃迪·布鲁尔是个神父，虽然在我们一起长大时，他实在没有哪点跟圣人靠得上边。遭枪击那晚他外出跑步，身上穿着保暖衣和运动裤，因此费伊不知道他的职业，不过我想就算他知道，结果也不会两样。可是随着圣诞假期迫近，群众的宗教热情也被重新燃起，而这老故事又有个新角度，那些媒体记者有鉴于此，便抓住他是神父这一点大书特书。

电视评论家和报刊社论作家将埃迪·布鲁尔遭遇的随机枪击比喻为天启前兆。他所属的教区下磨坊区以及卡尔尼医院门外从早至晚有教徒举行二十四小时守望祈祷。看来不论他活得成活不成，埃迪·布鲁尔这个默默无闻的神职人员、这个不爱出风头的男子，这回是当定了殉道烈士了。

这一切，跟两个月前降临到我和这城里其他几个人身上的噩梦全都扯不上关系。这噩梦留给了我累累伤痕，医生说愈合的情形算是不错了，尽管我右手的知觉有大半尚未恢复，而我胡子底下的伤疤有时还如发烧般作痛。不，一个神父遭枪击，一个闯进我生命的连续杀手，一个前专制共和国的新一轮种族灭绝屠杀，或那个用枪扫射附近某间堕胎诊所的男子，或那个在犹他州连杀十人、依然在逃的连续杀人狂——凡此种种全都扯不上关系。

可是有时候，感觉上就是有关系，仿佛某处有一根线将这些事

件、这些随机恣意的暴力连在一起。只要我们找出那根线的源头，我们便能揪住线端，拆散线团，理出个头绪来。

感恩节后我生平第一遭留了胡子。每天早上当我修剪胡子的时候，镜中的脸仍不免令我感到吃惊，仿佛我平常在夜里梦见的是——一张光滑无痕、未遭伤疤割裂的脸，肉色干净如同婴儿，皮肤除了甜甜的空气与一个母亲的温柔抚触，便没有碰触过其他事物。

我们的办公室——肯奇暨珍纳洛侦探公司关门了。正收集着灰尘吧，我想。我书桌后的角落里或已收集了第一根脱落的蛛丝，也许安琪的桌后也有一根。安琪在十一月底走了，我努力不去想她，不去想格瑞丝·科尔，不去想格瑞丝的女儿梅尔。不去想任何事。

对街的弥撒刚散。由于天气不合季节地暖和——尽管太阳在九十分钟前已经下山，气温仍维持在华氏四十度下段——多数教众都在街上晃悠，互祝愉快和假期欢乐的声音在夜空里清晰入耳。他们谈到天气怎样的怪异，怎样全年都反常，怎样夏凉秋暖，然后冷不防的就天寒地冻了，而如果圣诞节早上吹来一阵圣塔安娜焚风，（译注：Santa Ana，每年秋季肆虐南加州的季候性干燥热风。）温度计的水银柱直飙七十多度，那可是谁也不必感到吃惊。

有人提起埃迪·布鲁尔，于是他们议论了一会儿，但也只是短短一会儿。我感觉到他们不想破坏节日的心情。不过，噢，他们说，多么病态疯狂的世界啊！就是疯狂这个字眼没错，他们说，疯狂、疯狂、疯狂。

我近来多在这外头坐着。在这门廊上，我看得见人。尽管外面总是冷，我那只瘫掉的手都冻僵了，牙齿也开始得得打颤，但他们的声音会把我留在这里。

早晨我把咖啡拿到外面，坐在清冷的空气中眺望马路对面的

学校操场，看着那些穿戴蓝色领带和衬衫蓝裤的小男生，和穿着格子裙、头缀闪亮发夹的小女生在操场上乱跑。他们那突如其来的尖叫声和乱冲乱撞的动作，那看似源源不绝的生猛精力，有时令我厌烦，有时又令我振奋，要看我的心情而定。在心情坏的日子，那尖叫声便如同碎玻璃片擦过我的脊梁骨；在心情好的日子，我会觉得好像有某种回忆掠过脑海，也许是当我还健全时的记忆，当呼吸这种简单活动不至于带来痛楚时的记忆。

“重点在于痛楚。”他这么写道。我身受多少，我便施予多少。

他在有史以来最暖最反常的秋天来到，当天气似乎完全跌出了常轨，当一切似乎头下脚上倒转了过来，好比你会在一个地洞看见天体与星宿在洞底浮沉，而当你抬头向着天际，你会看见泥土与群树高挂在半空。就好比他把手按在地球上拍它一记，于是这世界，或至少我所在的那一角——飞转了起来。

巴巴或里奇或戴文跟奥斯卡有时会来一下，陪我坐在这外面。我们会聊起美式足球联赛或大学超级杯或城里新上映的电影。我们不谈去年秋天，不谈格瑞丝与梅尔。我们不谈安琪，我们也从不谈他。伤害已经造成，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重点在于痛楚。”他这么写道。

这行字——写在一片8×11英寸的白色复写纸上——魔住了我。这行字，如此浅显的几个字，有时就像是石头上的刻字一般。

1

埃里克·高特打电话来的时候，安琪和我正在钟楼办公室设法修理冷气机。

一般来说，在新英格兰的10月，冷气机故障不会造成困扰，暖气机才会有故障，不过看情形这不是个正常的秋天。下午的两点钟，气温高踞在七十度中段，窗纱上仍散发着阵阵夏天的潮气与热气。

“也许我们该找人来修。”安琪说。

我挥掌朝那台窗式冷气机的侧面打了几下，重新开机。啥反应也没有。

“我打赌是传动带的问题。”我说。

“每回车子故障你也这么说。”

“嗯。”我向冷气机瞪眼约二十秒，但它保持缄默。

“用脏话骂它几句啊。”安琪说，“搞不好有用。”

我向安琪瞪眼，所得反应跟我从冷气机得到的差不多，也许我该多练习一下我的“金刚怒目法”。

电话铃响起。我拿起话筒，巴望着来电者懂一点机械常识，可

惜对方是埃里克·高特。

埃里克在布莱斯大学教犯罪学。他在麻萨诸塞大学任教时我上过他两堂课，因此认识。

“你懂不懂修理冷气机什么的？”

“你有没有试试看把它打开，关掉，再打开？”他说。

“试过了。”

“没动静？”

“没。”

“揍它几下子？”

“揍了。”

“叫个修理工来。”

“你真是帮了大忙。”

“你的办公室还在钟楼上吗，帕特里克？”

“是呀，怎么？”

“呃，我有个准客户想介绍给你。”

“所以呢？”

“我希望她雇用你呀。”

“好哇，把她带过来吧。”

“带到钟楼上？”

“是呀。”

“我是说，我希望她雇用你啊。”

我环视小小的办公室，“你这样说好无情啊，埃里克。”

“你能不能来一下刘易斯码头，上午九点怎样？”

“我想可以吧，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黛安德拉·沃伦。”

“她怎么了？”

“我宁可她自己当面告诉你。”

“好吧。”

“我明天在那边跟你碰头。”

“明天见。”

我正要挂断。

“帕特里克。”

“啊？”

“你有没有一个叫莫拉的妹妹？”

“没有，我倒有个叫艾琳的姐姐。”

“哦。”

“干吗问？”

“没什么，明天再谈。”

“明天见。”

我挂了电话，瞥一眼冷气机，瞥一眼安琪，又瞥一眼冷气机，接着拨号找修理工。

黛安德拉·沃伦住在刘易斯码头一户五楼的阁楼公寓，有码头全景可观，庞大的凸窗让阁楼东端沐浴在一片柔和的晨光中。她像那种一辈子没缺过任何东西的女人。

她那蜜桃色的头发以优雅流畅的弧线覆在额际，两侧修剪成尾端内卷的发式，深色丝质衬衫和浅蓝牛仔裤像是簇新的，脸部的骨骼轮廓分明，一无瑕疵的金黄皮肤使我想起圣餐杯里的水。

她来开门时说：“肯奇先生，珍纳洛小姐。”低低的语音温柔自信，是那种自知听者在必要时会欠身聆听的细语声，“请进。”

阁楼布置得一丝不苟。起居间的奶油色长沙发和扶手椅，跟厨房家具的浅木色斯堪的纳维亚木材非常搭配，跟暗红、暗褐色的波斯地毯和印第安地毯也十分协调，这些地毯错落有致地分布于硬木地板上。颜色的配衬给这地方营造出温馨的气氛，然而近乎严谨的功能性摆法，却暗示此间主人不是一个率性行事，或者有兴趣欣赏杂物乱堆的人。

凸窗旁边，那面原色外露的砖墙前面的空间放置了一张铜床、一张胡桃木梳妆台、三个桦木档案柜，还有一张温斯洛普总督书桌。环视全室，我没看见任何衣橱或挂起来的衣物。也许她只是每天早上变出一柜子的新衣服来吧，等到她冲完澡出来，所有衣服都已熨得平平整整地恭候大驾了。

她把我们让进起居室。我们坐到扶手椅上，她略带迟疑地在沙发上落坐。我们中间隔着一张烟色玻璃咖啡桌，正中放着一个马尼拉信封，信封左边是一个体积沉重的烟灰缸和一只骨董打火机。

黛安德拉向我们微笑。

我们也向她微笑，干我们这一行的都要懂得随机应变。

她眼睛稍微睁大了些，笑容依旧。也许她正在等我们一一列举资历，展示佩枪，向她宣告我们自日出后放倒了多少个歹徒恶棍。

安琪的微笑消失了，我的那个多维持了几秒。眼下完全是一幅乐呵呵神探如何稳住准客户的画面。我乃帕特里克·“开心果”·肯奇是也！为君效命！

黛安德拉·沃伦说：“我不太确定该从哪里说起。”

安琪道：“埃里克说你遇到了麻烦，而我们或许能帮得上忙。”

她点点头，淡褐色的眼球虹膜有一刻像是碎掉似的，仿佛里面有东西脱了位。她抿紧嘴，注视着自己的一双修长柔荑，正要抬头

间，前门打开了，埃里克走了进来。

他把花白头发在脑后束起马尾，头顶半秃，但他看上去仍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据我所知他约莫四十六七岁。他穿着卡其裤，休闲外套的下摆扣着钮扣，里面是一件牛仔衬衫。那件休闲外套看上去有些怪相，大概裁缝没想到埃里克在穿上它时会在屁股上插一支枪。

“嘿，埃里克。”我伸出手来。

他伸手相握。“真高兴你能来，帕特里克。”

“嗨，埃里克。”安琪把手伸给他。

他欠身跟她握手，这才发现枪穿了帮。他闭了闭眼，脸涨得通红。

安琪说：“要是你把枪放在咖啡桌上直到我们离开，我的心情会好很多，埃里克。”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他说，勉强笑笑。

“拜托。”黛安德拉说，“就放在桌上好了，埃里克。”

他解开枪套，那动作像它会咬人似的，然后将一支鲁格0.38口径手枪放在马尼拉信封上面。

我望着他的眼睛，疑团满腹。埃里克跟枪，就好比鱼子酱跟热狗一般的不搭调。

他在黛安德拉旁边坐下。“我们这阵子有点神经兮兮的。”

“为什么？”

黛安德拉叹了口气，“我是个精神科医师，肯奇先生，珍纳洛小姐。我每周在布莱斯大学教两天课，为校内的教职员和学生提供咨询，同时又有校外我自己事务所的业务要兼顾。在我这个专业里，你知道你会遇到许多情况——会有危险的客户，有严重精神病前科的病患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跟你独处，有解离症状的偏执精神分

裂患者找到你家的地址。你在这些恐惧的阴影下过日子，我猜你心里总有个感觉，这些恐惧有一天会成为事实，可是这个……”她看着我们中间桌面上的信封，“这个……”

我说：“试试看告诉我们‘这个’是怎么开始的。”

她向后挪了挪身体，闭目片刻。埃里克将一只手轻放在她肩膀上。她轻轻摇头，眼睛依旧闭合。他将手移放在膝盖上，看着它，像是不确定它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

“我在布莱斯的某个早上，有个学生来见我，至少她说她是学生。”

“你有理由认为她不是吗？”安琪说。

“当时没有，她有学生证。”黛安德拉睁开眼睛，“可是一旦我开始调查她的底细，我发现根本没有她的记录。”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问。

“莫拉·肯奇。”

我看看安琪，她向我挑起一道眉毛。

“你瞧，肯奇先生，埃里克一说出你的名字我便好像找到救星似的，满心希望你和这个女孩有亲戚关系。”

我想了一想。肯奇不是一个太常见的姓。即便在爱尔兰，也只有都柏林会有几个姓肯奇的，乌尔斯特附近也零零星星的有几个。鉴于我父亲跟他的兄弟们都是生性凶残的族类，这条血脉的凋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你说这个莫拉·肯奇是个女孩？”

“怎样？”

“就是说她很年轻？”

“十九、二十上下吧。”